

怀念本刊顾问范敬宜专栏

编者按：公元

2010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敬宜去世，享年79岁。在近百年中国新闻教育史上，范翁是与邵飘萍、安岗等新闻奠基人齐名的大师，我们感念他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范老生前曾为我刊题写刊名，并于2003年受聘本刊顾问，2009年我刊举办第六届中国太行山新闻论坛西柏坡会议时欣然题诗，为表达敬仰和怀念，特选登了一组文章以资纪念——

北风哀号矢椽笔

——八宝山革命公墓痛别范敬宜老先生

□本刊记者 赵晓蕊 特约记者 周剑瑭

11月21日上午，北京。寒风呼啸，落叶满地。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驱车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一路无语。

当满脸悲戚的工作人员将白花递过来时，我们的眼泪倏然落下。眼前不禁浮现在清香林茶社，我们几个忘年交品茗、谈新闻写作、论记者作风时的情景，范老的笑容仿佛犹在昨日，难道真的就这样阴阳两隔？

当我们走进灵堂时，一位年轻人用胳膊拦住了去路：“中央领导在，你们等一会儿再进。”“那好吧，让他们先谈！”神情恍惚中，

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象是范老依然健在，这惹得门口几位女士掩口而泣，几位男士也眨眨眼望天。唉！范老，您不要走，好多人还要向您请教，同您探讨呢！

我们买了范老最爱喝的茶叶，让他路上喝吧！这北方的天既寒冷又干燥，要多喝茶水才行。在我们身后站着一位中年人，恭恭敬敬地捧着一本书。您是来找他题词的吗？范老的字饱满清新，堪称书家一派。“没想到，”这位来自甘肃镇原县的汉子哽咽着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村官》，范老很关心和支持，还为我题了书名，可他老人家还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重叠得很小或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使得舆论的对流呈现出不对称态势，造成舆论沟通的不和谐。而网络舆论是民间口头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媒体舆论场的形成，并与官方舆论进行对话与沟通。它的出现为口头舆论场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媒体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中介，促进了和谐的舆论沟通，更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文化基础。

综上可以看出，网络舆论的急剧彰显深受中国的政治环境、整体媒介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可以说，网络舆论的彰显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的趋势。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舆论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理性与非理性传播交织其中，但本质问题还是在网络舆论所反映的社会之中，网络舆论体现的是人的素质和国家的素质，只有国家民主法制的健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才

能最终实现网络舆论的理性化交流，并给网络舆论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

注释：

①章敬之：《拐点》，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②商伟：《“集体失语”与“集体发作”》，《青年记者》，2004(8)。

③周翼虎：《社会转型期与网络舆论的兴起》，《青年记者》，2009(8)。

④孙玮：《多重视角中的媒介分层现象》，《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

⑤孙立平：《构建以权力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南方周末》，2004年1月1日。

⑥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⑦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⑧彭凌丽：《媒体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青年记者》，2009(17)。

(李勇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生；彭鹏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学博士生)

青史长留不老人



没看到新书出版就走了，我大老远来就是给他送书的。”哎呦！记起来了，人民网上写那篇“照耀我们的人走了”不就是你写的吗？范老，您激励着多少人在文化新闻的路上无怨无悔地攀登呀。这里还有两位学生模样的女士，手挽着手眼圈红红的，你们是清华学子吗？经采访得知，这两位中国民航报的年轻人其实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她们是得到消息后，赶过来同范老告别的，“范老的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令人感动，作为学生一定要来送送他！”

为范老送别的队伍绵延不绝，一个上午就来了上千人。长长的队伍里，既有官居高位的官员及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大家，又有我们这样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敬仰者，还有称其为“范爷爷”的清华学子。范老在清华学子的眼里，不是当过中国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第一大经济报《经济日报》的总编辑，也不是正部级领导人，甚至不是一位清华的教授，而一位平易近人的新

己写出还要高兴。

在八宝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呼号凌厉的北风，将此衬托的更加凝集庄重，庄严肃穆。虽然身为记者，但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采访，也没有采访任务，唯一的行程安排就是吊唁。不知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还是范老给的印象太亲近、太震撼。我们还是禁不住想同长长送别队伍中的人士交谈，交流彼此眼心中的范老。不知谁带来了一份报纸，上面刊有范老生前作的一幅名为“桐荫夜话”的国画，图中的奇石、凸树、老屋，引起人无限的遐思。一位老者感慨地说，范先生学贯中西，诗书画样样精通。范老从小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范老是范仲淹的第28世孙，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曾写出不朽的名作《岳阳楼记》，其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无数后人当做座右铭，牢记于心。其胸怀博大和爱民至深之情让人

闻同行。清华大学硕士生姜林如此谈自己的感受。其实，在我们眼里，范老也是如此。难怪梁衡先生这样评价范老：人十分温和善良。今后，中国新闻界这样的人怕是不多了。

才子爱才。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说，老范是江南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自然也爱才。他有一句名言：你表现，我发现。一旦谁写了好文，老范一高兴，夸了再夸，津津乐道，比自

敬佩。仁人佳作、志士功绩流传于世最长远的莫过于此。堪与先人比肩的范老也是爱才心切、护才心急。那个寒冷的上午，我们“碰到了”摄影作品《小平，你好！》的作者王东以及人民日报社老干部局人事局的老同志，他们回忆说，范老特别注重启用有能力的年轻人，他常说：“金子，挖出来才能发光！”

在八宝山大礼堂入口处，人民日报社和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都会给每位吊唁者一份范老的生平资料，令人惊奇的是，两份材料的封面都使用的是范老一张开怀大笑的照片。笑对坎坷、笑对人生是范老的一大性格特点。苦难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得在清香林茶社和范老聊天时，范老送给我们一本《范敬宜文集》，昨夜我突然疯了一样拿出书来重读，扉页上展示的也正是这张仰首大笑的照片，这大概是他最钟爱的一张照片吧。记得当时范老还认真给我们讲了当时的情形和拍照的摄影者。据范老给我们讲，他当初也是豪情满怀、挥斥方遒的年轻人。为了效法《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战地记者魏巍，竟然瞒着家人买了张火车票就从江南去了东北。可是记者梦尚未实现，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一下子，没有了记者的浪漫和风光，有的只是黑土地、茅屋和锄头。残酷的现实没有磨灭范敬宜的激情和乐观态度，他写下了“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的诗文激励自己。

“先忧后乐采编评凝心香一脉，哀社稷臻失大笔！按幼领新诗书画继翰墨三绝，恸江山长忆斯人！”这副高挂在范老灵堂里的对联，精准地概括了范老的传奇一生，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范老的不舍与怀念之情。仰天长叹，我们哽咽无语，就让我们再看范老最后一眼吧，祝您一路走好，别了，范老！

（作者单位：赵晓蕊，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周剑璇，石家庄日报社）